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所载域外传入植物研究

王星光 王智乾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作为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植物学著作之一,记载植物共十二类,1714种,包含域外传入的植物91种,其中《植物名实图考》指出的域外传入植物13种,《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指出的域外传入植物12种,《植物名实图考》记载但未指出域外传入身份的植物66种。91种域外传入植物原产自世界各地,传入时间跨越史前到清代数千年之久。这些植物的传入时间和最初传入地点,反映出古代中国域外植物的传入高峰期分布在两汉、隋唐五代和明清时期,最初传入地区经历了一个由中国中西部地区向东南地区的变迁过程。从《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的91种域外植物可以看出其超越前代植物学著作的特殊价值,无论是因吴其濬本身特殊经历而赋予《植物名实图考》内容上的融汇各家、全面广博,还是该书以植物为依托,充满人文关怀与开放包容的理性认识,抑或是《植物名实图考》中图谱之精致、质量之上乘,都使其价值超越前代植物学著作,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外来植物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资料和数据。因受时代条件的局限,吴其濬对域外传入植物的记载也存在一些舛误,但这并不能影响《植物名实图考》作为我国古代植物典籍集大成者的地位。

【关键词】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域外传入植物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2-0003-19

Research on Imported Plants in Wu Qijun's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WANG Xingguang WANG Zhiqian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tanical works in ancient China,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of Wu Qijun recorded a total of 1714 species of plants in 12 categories, including 91 introduced plants, in which 13 of them were pointed out in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and 12 in *Long Compilation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Besides, 66 of them were pointed out in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without indicating their introduction identity. All of them originated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world with their introduction time spanning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time and initial area of these plants reflect that the peak of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plants in ancient China was in the Han Periods, the Sui, Tang,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initial introduction area also experienced the change from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to the southeast region. From the 91 species of foreign plants recorded in the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it can be seen that its special value surpasses the botanical work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whether it was because of Wu Qijun's own special experience and the content of the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was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or the rational un-

[收稿日期] 2023-1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环境史视野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研究”(20AZS015)

[作者简介] 王星光(1957-),男,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科技史、中国古代史及环境史;王智乾(1998-),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科技史。

derstanding of the book based on plants, full of humanistic care and openness, or the exquisite and high-quality atlas in the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all of which make its value far exceed that of the previous botanical works, and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and data for the study of exotic plants in ancient China.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there are also some errors in Wu Qijun's record of the imported plants from abroad, but they cannot affect the extraordinary position of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as a collection of ancient plant books in China.

Key words: Wu Qijun; *On the Plants and Their Names and Graphs*; introduced plants

吴其濬(1789—1847),字季深,一字淪斋,号吉兰,河南固始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进士,并被钦点为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广东乡试正考官、湖北学政、兵部左侍郎、江西学政、户部右侍郎、湖广总督、湖南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职,可谓“宦迹半天下”。吴其濬“具希世才”,学识广博,为政廉明,是清代著名的博物学家、植物学家、矿业学家,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植物名实图考》(以下简称《图考》)成就卓著,该书体例完善,内容丰富,收录植物1714种,是中国古代收载植物最多的专著,其价值如陆应谷所言:“此《植物名实图考》所由包孕万有,独出冠时,为本草特开生面也。”^①清代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本草类著作作为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共收录植物1095种,且重点记录植物的药理属性。有清一代,有农家类、医学本草类、植物类著作上百种,其中或为《授时通考》《补农书》等重在农业技术之书;或为《本草纲目拾遗》《本草述》等植物药理之书;或为《洋菊谱》《凤仙谱》等专讲单一植物之书。与《图考》类似者,有汪灏主编的《广群芳谱》,共记载植物1579种,较《图考》少一百余种。《图考》一书,除记载作用明确的植物以外,对于一些尚未清楚其功用的植物亦加以记载。此外,除重视植物的药用价值,对众多植物的产地、形态、习性也做了详细描述,并对所有植物均予以配图。这就意味着《图考》已经不仅仅是本草学著作,而是一部具有近代植物学特征的著作,标志着我国植物学开始走上科学化的道路。

《图考》收录植物分为谷类、蔬类、山草类、隰草类、石草类、水草类、蔓草类、芳草类、毒草类、群芳类、果类、木类十二大类。目前学界对《图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研究其植物学价值;其二,研究其中医药学价值;其三,研究《图考》所蕴含的科学思想^②。由于《图考》成书的19世纪中叶(1841—1847年),正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的历史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已开世风之先。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吴其濬在《图考》一书中记载的域外传入植物及其态度便值得给予特别关注。但是,目前学界尚未见到对《图考》中所载域外传入植物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论著。为此,不揣鄙陋,撰写此文,以请教大方。

一、《图考》所载域外传入植物的种类

吴其濬所撰《图考》一书,记载的上千种植物约分布于全国的19个省份,种类繁多翔实。除中国固

① [清]陆应谷:《植物名实图考序》,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中华书局,2018年,第1页。

② 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何新会的《论〈植物名实图考〉的学术价值》,《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谢新年、谢五民、左艇的《吴其濬及其〈植物名实图考〉对植物学的贡献》,《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刘昌芝的《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科学思想》,张履鹏、王星光主编《吴其濬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均论证了《植物名实图考》的植物学学术价值。毛光骅的《〈植物名实图考〉在医药史上的影响》,《天津中医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王梅的《〈植物名实图考〉的药学思想探讨》,《中医研究》2001年第4期;张丹翎的《吴其濬在中药学发展方面的贡献》,张履鹏、王星光主编《吴其濬研究》,论述了《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作用。王星光的《吴其濬主张引进外物的开明思想》,张履鹏、王星光主编《吴其濬研究》,《吴其濬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张灵的《吴其濬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以〈植物名实图考〉为中心的考察》,《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4期;魏淑民、赵连芳的《从〈植物名实图考〉论清人吴其濬的人文思想》,《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6期,均论述了吴其濬所具有的思想与精神。

有植物之外,还收录了91种域外传入的植物。吴其濬在《图考》中明确指出13种植物为域外传入。此外吴其濬为编撰《图考》,作《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一书,《长编》为《图考》初稿,主要内容是作者为编修《图考》而做的资料收集,共涉及植物838种。为防止《图考》内容过于冗长,《长编》所收集的资料并未全部在《图考》中保留,这就使得部分吴其濬已经认识到的域外植物在《图考》中无法体现。考虑到这一点,为全面了解吴其濬对域外传入植物的认识情况,将《长编》所载史料进行整理,发现另有12种是吴其濬已经认识到的域外传入植物。也就是说,吴其濬明确认识到的域外传入植物共达25种。不过,还有吴其濬未指出的原产自域外的植物66种。本文将对这91种域外传入植物加以专门讨论。

(一)《图考》所载域外传入的植物^①

《图考》开篇所载的第一种植物胡麻,便为域外传入。对于胡麻,吴其濬在书中写道:“说者云:大宛之种,随张骞入中国,其语无所承。”^②以此可见当时社会普遍认为,胡麻之种,为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传入中国。

吴其濬在《图考》中明确提到原产自域外的植物还有多种,现将书中此类条目及点明其域外传入之语句详列于下表:

表 1	《图考》指明原产自域外植物的种类
名称	《图考》记述
胡麻	说者云:大宛之种,随张骞入中国,其语无所承。
绿豆	真宗闻占城稻耐旱……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得绿豆二石。
苜蓿	《述异记》始谓张骞使西域得苜蓿菜。
莴苣	《墨客挥犀》谓自吕国来,故名。
菠薐	《嘉话录》:种自颇陵国移来,讹为菠薐。
甘薯	《闽书》乃谓出西洋吕宋,中国人截取其蔓入闽,何耶?
胡萝卜	或云元时始入中国,元之东也,先得滇。
南瓜	南产始无是也……番物入中国多矣。
仙茅	仙茅,唐开元中婆罗门僧进此药。
郁金	若如《嘉祐本草》所引《魏略》生秦国……《唐书》生伽毗。
金钱花	《酉阳杂俎》:金钱花本出外国,名曰毗尸沙。
夹竹桃	李衍《竹谱》:夹竹桃自南方来,名拘那夷,又名拘挛儿。
素馨	《南方草木状》: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
西番莲	《南越笔记》:西番莲,其种来自西洋。
玲甲花	玲甲花,番种也。
菴罗果	菴罗果,昔人皆谓产西洛,而李时珍独引梵语为证。
西瓜	谓契丹破回纥,始得此种……入中国而形味变此瓜。

以上17种植物中,因受前代史料的影响,吴其濬对一些植物的域外传入情况认识存在偏差。有关绿豆的原产地及分布情况,《中国植物志》写道:“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世界各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栽培。”^③《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也记载绿豆为我国原产^④。此外,据《中国食用豆类学》所载:“中国学者曾

① 本文所讨论的域外植物,以两点原则为判断标准:一为以古代史料记载为主,古今之异,以中土、神州、华夏、中原等汉民族传统核心区概念为对应,凡笼统称来自番、夷、蛮、南海、海上、大洋的物种均重点关注,在此基础上,结合第二个原则即以现代植物学基因检测与遗传序列为支撑,对《图考》所载植物进行比较。两者综合评估考虑,确定《图考》记载域外传入植物共计91种。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中华书局,2018年,第2页。

③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41卷《豆科(三)》,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④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63页。

在云南、广西等地发现野生绿豆……中国绿豆品种资源遍布全国各地,数量多、类型丰富,并有2000多年悠久的栽培历史。由此可以认为绿豆起源于亚洲东南部,中国也在绿豆起源中心之内。”^①有关仙茅原产地的问题,《中国植物志》并无明确记载,仙茅所属的仙茅属共有20种植物,分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中,对仙茅的标识为(N,W/C)^②,意为该种为中国原产,既有野生也有栽培。此外,就文献中有关仙茅的记载来看,《海药本草》有仙茅“生西域”^③的记载,而其后《图经本草》写道:“仙茅生西域及大庾岭,今蜀川、江湖、两浙诸州亦有之。”^④即仙茅在西域及我国赣粤境内的大庾岭、四川、两湖、浙江等地均有种植,其后众多本草著作延续《图经本草》的记载。《海药本草》为我国第一部记载外来药物的专著,依其所载只可说明仙茅的药理知识由国外传入,而不能说明仙茅本身为外来植物。结合古今资料判断,仙茅应为我国原产。郁金一物,古书多以其为域外传入,但吴其濬认为其名“自是当时译者夸饰假附”^⑤而来,并非域外引进。《本草纲目》中记载道:“西番亦有来者,与郁金、茛药相似,如苏恭所附,即是茛药而非姜黄……按郁金、姜黄、茛药三物相近,苏恭不能分别,乃为一物。”^⑥因此,郁金应确为本土固有。玲甲花,即今羊蹄甲,依据《中国植物志》记载,其属羊蹄甲属,全世界共有种600种,中国有40种^⑦。《图考》所载玲甲花产中国南部,并非外来植物。

以上除绿豆、郁金、玲甲花、仙茅外的13种植物,便是吴其濬在《图考》中所载确为原产自域外的植物。

(二)《长编》所载《图考》13种以外的域外传入植物

为全面了解吴其濬对域外传入植物的认识情况,将《图考》初稿即《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所载史料进行整理如下表:

表2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指明原产自域外植物的种类		
名称	《长编》所引史料	史料来源
玉蜀黍	玉蜀黍种出西土。	《本草纲目》
大蒜	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	《切韵》
胡荽	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	《切韵》
苜蓿	苜蓿出佛誓国。	《本草图经》
葡萄	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而还。	《史记》
槟榔	槟榔生南海。	《本草图经》
安石榴	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	《与弟云书》
无花果	阿朮,出波斯。	《西阳杂俎》
波罗蜜	波罗蜜生交趾、南番诸国。	《本草纲目》
五敛子	洋桃,其种自大洋来,一曰羊桃。	《南越笔记》
落花生	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	《滇海虞衡志》
无漏子	生波斯国,如枣。	《本草拾遗》

① 郑卓杰主编:《中国食用豆类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
②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第194页。
③ 尚志钧辑校:《海药本草》(辑校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④ [宋]苏颂撰,胡乃长、王致谱辑注:《图经本草》(辑复本),福州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633页。
⑥ [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382页。
⑦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9卷《豆科(一)》,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以上12种加上《图考》所载的13种共25种域外传入植物,基本可以反映吴其濬对域外传入植物种类的认识情况。

(三)《图考》收录而吴其濬未认识到为域外传入的植物

但是,《图考》中还存在部分吴其濬未点明其域外传入身份的植物,为详尽探究除以上25种植物之外《图考》中其他域外传入的植物种类,依据《中国植物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中国外来植物》等著作及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对《图考》所载植物进行详细比较,发现还有以下原产自域外的植物,列于下表:

表3 《图考》收录而吴其濬未认识到为域外传入的植物的种类	
类别	名称
谷类	大麻、薏苡、小麦、大麦、扁豆、燕麦、蚕豆、蜀黍、山扁豆、回回豆、豇豆、豌豆、龙爪豆又一种、山西胡麻
蔬类	苋、莖、葵花白菜、恭菜、芜菁、甘蓝、落葵、藿香、茄、苘蒿、罗勒、胡瓜、野胡萝卜、苦瓜、丝瓜、辣椒、阳芋、瓦瓜
隔草类	婆婆纳、野西瓜苗、鬼针草、鸡冠、红花、仙人掌、无心菜、苘麻
毒草类	泽漆
蔓草类	五爪金龙
芳草类	土荆芥、芸
群芳类	晚香玉、长春花、茛萝松、粉豆花、美人蕉、罌子粟、千日红、丈菊、缅栀子、木棉、末利、喝呼草、万寿菊
果类	榲桲、甘蔗、鸡矢果、番荔枝、番瓜、菴摩勒(杧果)、露兜子
木类	菩提树、八角枫

以上所列域外传入植物共9类66种,加上上文所讨论的吴其濬认识到的来自域外的植物25种,即《图考》共收录域外植物91种。这66种植物,吴其濬在其著作中并未指出是域外传入的植物,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传入较早,已完成归化。早在史前时期,植物传播扩散就已经伴随着人们的行为活动而发生,大量史前已经由域外传入并广泛存在的植物,在经历长时间的繁衍生存之后,已经完成归化。其最初产地以吴其濬生活时代的科技水平而言,难以考察清楚,故会认为是中国原有植物。

2. 自由扩散传播,难以溯源。并非所有的域外植物传入中国都是依靠人为传播,有大量的域外植物是自由扩散,最终传入中国。何家庆指出:“某些植物因果实或种子小而轻巧外被多刺、钩针、冠毛、刺毛等,易随风或河流飘移,随物体附着流动,或是被鸟儿啄食后带到了另一个地方。在某区域生态环境与其原生境相似条件下,外来者可迅速扩散开来,当种群增至足够量会改变或替代该区域原有的植物区系。”^①由此可见,此类植物大量存在,如不借助现代生物学技术,这些植物的原产地亦难以确知。

3. 个人精力局限,难以一一考究。《图考》一书所载植物多达1714种,其中不乏山野杂草之类日常不受重视、关注度较低的植物。仅凭个人精力,实难以对每种植物均作出详细考究。但即便如此,《图考》引文450余种,引用各种古籍次数共达2778次,已实属不易。

在对跟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进行分类处理时,Н·И·瓦维洛夫在《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一书中将其分为谷类作物、豆类作物、块根和块茎作物、蔬菜、果树、糖料作物、油料作物、辛香作物、工艺和药用作物、纤维作物、染料作物、不同用途的作物等11类。这种分类方法也被日本学者星川清亲所继承,其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中将栽培植物分为谷物、豆类作物;果菜类;根块菜类;叶、花、茎菜类;香辛料、嗜好品类;经济作物;果品类;饲料作物。中国学者李璠在《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一书中将栽培植物分为粮食类、油料类、蔬菜类、辛香类、瓜菜类、豆菜类、糖料类、兴奋类、果树类、纤维类等等类

①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页。

别。林正秦在《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中收集植物类别涉及芳香植物、果树、粮食、林木、牧草、蔬菜、药用植物、油料作物、园林植物等。

结合现有的农史研究成果和植物学分类方法,将吴其濬《图考》中的域外传入植物分为谷类及豆类作物、块根和块茎作物、蔬菜类作物、果类作物、糖料作物、油料作物、辛香作物、药用作物、染料作物、纤维作物、园林植物 11 类。

综上所述,吴其濬《图考》中收录域外传入植物共 91 种,现按类别列于下表:

表 4 《图考》所载域外传入的植物总表	
类别	名称
谷类、豆类作物	薏苡、小麦、大麦、扁豆、燕麦、蚕豆、蜀黍、山扁豆、回回豆、玉蜀黍、豇豆、豌豆、龙爪豆又一种
块根和块茎作物	阳芋、甘薯
蔬菜类作物	苋、莖、葵花白菜、蒜、甘蓝、落葵、苤蓿、茄、茼蒿、胡瓜、萵菜、芜菁、苦瓜、丝瓜、辣椒、茼蒿、菠薐、南瓜、胡萝卜、瓦瓜、无心菜
果类作物	无花果、波罗蜜、五敛子、鸡矢果、番荔枝、番瓜、葡萄、槟榔、安石榴、菴摩勒、无漏子、西番莲、菴罗果(杧果)、西瓜、榲桲、露兜子
糖料作物	甘蔗
油料作物	胡麻、落花生、丈菊
辛香作物	罗勒、藿香、胡荽
饲料作物	苜蓿
药用作物	泽漆、罌子粟、缅栀子、喝呼草、野胡萝卜、婆婆纳、鬼针草、五爪金龙、土荆芥、野西瓜苗
染料作物	红花
纤维作物	大麻、山西胡麻、木棉、苘麻
园林植物	金钱花、夹竹桃、素馨、鸡冠、仙人掌、晚香玉、万寿菊、长春花、茼萝松、粉豆花、美人蕉、千日红、末利、菩提树、八角枫、芸

二、《图考》中域外传入植物的原产地及传入时间分析

对于部分域外传入的植物,其原产地古人已有一定的认知,如吴其濬在书中论述到的胡麻、苜蓿,西汉时由张骞从大宛带回,茼蒿自茼国传入,菠薐自菠薐国传入,甘薯一说出自武平、交趾,一说出自吕宋,素馨、西番莲皆由西洋传入,菴罗果自印度传入,西瓜由回纥传入。但是古人对外来作物的原产地认识存在局限,这种局限体现为易将传入作物的传出地区作为作物的原产地,因此产生讹误。所以,有必要对《图考》中的 91 种域外传入植物的原产地和传入时间进行梳理,兹列表如下:

表 5 《图考》所载域外传入植物的原产地、传入时间和最早记载文献						
类别	《图考》称呼	现名称	学名	原产地	传入时间	最早记载文献
谷类、豆类作物	小麦	普通小麦	Triticum aestivum L.	亚洲西部 ^①	史前	甲骨文“𥽿” ^②
	大麦	大麦	Hordeum vulgare L.	亚洲西部 ^③	史前	甲骨文“𥽿” ^④
	薏苡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L.	马来群岛 ^⑤	史前	甲骨文“𥽿” ^⑥
	扁豆	扁豆	Lablab purpureus(L.)Sweet	印度 ^⑦	东汉	《金匱要略》
	雀麦	燕麦	Avena sativa L.	地中海 ^⑧	战国	《春秋谷梁传》
	蚕豆	蚕豆	Vicia faba L.	欧洲 ^⑨	宋代	《舒懒堂诗文存》

续表5

	蜀黍	高粱	<i>Sorghum bicolor</i> (L.)Moench	非洲 ^⑩	魏晋	《博物志》
	山扁豆	含羞草 决明	<i>Chamaecrista mimosoides</i> Standl.	美洲热带地区 ^⑪	明代	《救荒本草》
	回回豆	鹰嘴豆	<i>Cicer arietinum</i> L.	亚洲西部 ^⑫	元代	《平江纪事》
	玉蜀黍	玉米	<i>Zea mays</i> L.	中美洲 ^⑬	明代	嘉靖《南畿志》
	豇豆	豇豆	<i>Vigna unguiculata</i> (L.)Walp.	非洲热带 ^⑭	隋唐	《黄帝内经素问注》
	豌豆	豌豆	<i>Pisum sativum</i> L.	欧洲地中海沿岸 ^⑮	汉代	《四民月令》
	龙爪豆又 一种	荷包豆	<i>Phaseolus coccineus</i> L.	中美洲 ^⑯	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
块根和 块茎作物	阳芋	马铃薯	<i>Solanum tuberosum</i> L.	热带美洲 ^⑰	明代	《长安客话》
	甘薯	番薯	<i>Ipomoea batatas</i> (L.) Lam.	南美洲 ^⑱	明代	《凤冈陈氏族谱》
蔬菜类 作物	苋	苋	<i>Amaranthus tricolor</i> L.	印度 ^⑲	汉代	《神农本草经》
	藟	旱芹	<i>Apium graveolens</i> L.	地中海沿岸 ^⑳	汉代	《齐民要术》
	葵花白菜	结球甘蓝	<i>Brassica oleracea</i> L.var.cap - itata L.	地中海沿岸 ^㉑	明代	《柳边纪略》
	蒜	蒜	<i>Allium sativum</i> L.	亚洲西部、欧洲 ^㉒	汉代	《东观汉纪》
	芜菁	蔓菁	<i>Brassica rapa</i> L.	西亚 ^㉓	春秋之前	《诗经》
	甘蓝	球茎甘蓝	<i>Brassica caulorapa</i> Pasq.	地中海沿岸 ^㉔	元代	《农政全书》
	落葵	落葵	<i>Basella alba</i> L.	印度 ^㉕	春秋战国	《尔雅》
	苜蓿	苜蓿	<i>Anethum graveolens</i> Ucria	欧洲南部 ^㉖	东晋	《肘后备急方》
	茄	茄	<i>Solanum melongena</i> L.	印度 ^㉗	南北朝	《南方草木状》
	苦瓜	苦瓜	<i>Momordica charantia</i> L.	印度、东南亚 ^㉘	元代	《南海志》
	茼蒿	茼蒿	<i>Glebionis coronaria</i> (L.)Cass. ex Spach	地中海沿岸 ^㉙	唐代	《千金要方》
	菠菜	菠菜	<i>Spinacia oleracea</i> L.	伊朗 ^㉚	唐代	《刘宾客嘉话录》
	胡瓜	黄瓜	<i>Cucumis sativus</i> L.	喜马拉雅山南麓 ^㉛	魏晋之前	《养性延命录》
	丝瓜	丝瓜	<i>Luffa cylindrica</i> M.Roem.	印度 ^㉜	宋代	《幼幼新书》
	辣椒	辣椒	<i>Capsicum annuum</i> L.	玻利维亚 ^㉝	明代	《群芳谱》
	莴苣	莴苣	<i>Lactuca sativa</i> L.	地中海沿岸 ^㉞	唐代	《杜工部集》
	南瓜	南瓜	<i>Cucurbita moschata</i> Duch - esne	中美洲 ^㉟	明代	《饮食须知》 ^㊱
	恭菜	叶用甜菜	<i>Beta vulgaris</i> L. var.cicla L.	地中海沿岸 ^㊲	南北朝	《名医别录》
	瓦瓜	佛手瓜	<i>Sechium edule</i> (Jacq.) Swartz	南美洲 ^㊳	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
	胡萝卜	胡萝卜	<i>Daucus carota</i> L. var. sativa Hoffm.	亚洲西南部 ^㊴	南宋	《绍兴校定经史证 类备急本草》
	无心菜	豆瓣菜	<i>Nasturtium officinale</i> R. Br.	西亚 ^㊵	明代	《植物名实图考》
果类 作物	无花果	无花果	<i>Ficus carica</i> L.	地中海沿岸 ^㊶	汉代	《酉阳杂俎》
	波罗蜜	波罗蜜	<i>Artocarpus heterophyllus</i> Lam.	印度 ^㊷	隋唐	《隋书·真腊传》
	五敛子	阳桃	<i>Averrhoa carambola</i> L.	亚洲热带 ^㊸	晋	《南方草木状》
	鸡矢果	番石榴	<i>Psidium guajava</i> L.	南美洲 ^㊹	清代	《操斋集》
	番荔枝	番荔枝	<i>Annona squamosa</i> L.	美洲热带 ^㊺	清代	《岭南杂记》
	榲桲	榲桲	<i>Cydonia oblonga</i> Mill.	中亚 ^㊻	西汉	《西京杂记》
	番瓜	番木瓜	<i>Carica papaya</i> L.	中美洲、墨西哥南部 ^㊼	明代	《南海九江乡志》
	葡萄	葡萄	<i>Vitis vinifera</i> L.	亚洲西部 ^㊽	西汉	《上林赋》

续表5

	槟榔	槟榔	Areca catechu L.	马来西亚 ^⑩	西汉	《上林赋》
	安石榴	石榴	Punica granatum L.	伊朗 ^⑨	西汉	《西京杂记》
	菴摩勒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Linn.	印度 ^⑤	唐代	《唐本草》
	无漏子	海枣	Phoenix dactylifera L.	西亚、北非 ^③	东汉	《本草拾遗》
	西番莲	西番莲	Passiflora caerulea L.	南美洲 ^③	明代	《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
	菴罗果 (杧果)	杧果	Mangifera indica L.	印度 ^⑤	明代	《广东志》
	西瓜	西瓜	Citrullus lanatus (Thunb.) Matsum.et Nakai	非洲东北部 ^⑤	五代	《陷虏记》
	露兜子	凤梨	Ananas comosus (L.) Merr.	美洲热带 ^⑤	明代	康熙《台湾府志》
糖料作物	甘蔗	甘蔗	Saccharum officinarum Linn.	印度尼西亚 ^⑤	战国之前	《楚辞·招魂》
	胡麻	芝麻	Sesamum indicum L.	印度、土耳其、阿富汗 ^⑤	西汉	《淮南子》
油料作物	丈菊	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L.	北美 ^⑨	明代	《群芳谱》
	落花生	花生	Arachis hypogaea L.	南美洲 ^⑥	明代	《物理小识》
	罗勒	罗勒	Ocimum basilicum L.	印度 ^⑥	战国	《韦弘赋叙》
辛香作物	藿香	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Mil.	地中海沿岸 ^②	汉代	《肘后备急方》
	胡荽	芫荽	Coriandrum sativum L.	欧洲地中海地区 ^③	西汉	《金匱要略方论》
饲料作物	苜蓿	紫苜蓿	Medicago sativa L.	土耳其、亚美尼亚、 伊朗等 ^④	西汉	《史记》
	泽漆	泽漆	Euphorbia helioscopia L.	欧洲 ^⑤	史前	《神农本草经》
	罌子粟	罌粟	Papaver somniferum L.	南欧 ^⑥	唐代	《米囊花》
	缅栀子	鸡蛋花	Plumeria rubra L.	墨西哥 ^⑥	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
	喝呼草	含羞草	Mimosa pudica L.	美洲热带 ^⑥	明代	《生草药性备要》
药用作物	五爪金龙	五爪金龙	Ipomoea cairica (L.) Sweet	亚洲热带、非洲 ^⑨	明代	《滇南本草》
	土荆芥	土荆芥	Chenopodium ambrosioides L.	热带美洲 ^⑦	清代	《植物名实图考》
	野西瓜苗	野西瓜苗	Hibiscus trionum Linn.	非洲中部 ^⑦	明代	《救荒本草》
	野胡萝卜	野胡萝卜	Daucus carota L.	欧洲 ^⑦	明代	《本草纲目》
	婆婆纳	婆婆纳	Veronica didyma Tenore	西亚 ^③	明代	《救荒本草》
	鬼针草	鬼针草	Bidens pilosa L.	美洲热带 ^⑦	不详	《本草拾遗》
染料作物	红花	红花	Carthamus tinctorius L.	地中海东岸 ^⑤	西汉	《金匱要略》
	大麻	大麻	Cannabis sativa L.	南亚、中亚细亚 ^⑦	史前	甲骨文“𦵏” ^⑦
纤维作物	山西胡麻	亚麻	Linum usitatissimum L.	地中海地区 ^③	西汉	《证类本草》
	木棉	木棉	Bombax ceiba L.	印度 ^⑦	西汉	《后汉书》
	苘麻	苘麻	Abutilon theophrasti Medicus	南亚 ^⑧	史前	《诗经》
	金钱花	午时花	Pentapetes phoenicea L.	印度、马来西亚 ^⑧	梁	《酉阳杂俎》
	夹竹桃	夹竹桃	Nerium oleander L.	伊朗、印度、尼泊尔 ^⑧	唐代	《酉阳杂俎续集》
	素馨	素馨	Jasminum grandiflorum L.	伊朗高原 ^⑧	晋	《南方草木状》
	鸡冠	鸡冠花	Celosia cristata L.	印度、非洲、美洲热带 ^⑧	唐代	《本草拾遗》
园林植物	仙人掌	仙人掌	Opuntia stricta var. dillenii (KerGawl.)L.D.Benson	巴西、巴拉圭、乌拉圭、阿 根廷 ^⑤	明代	《滇志》
	晚香玉	晚香玉	Polianthes tuberosa L.	墨西哥 ^⑧	清代	《钦定皇朝通志》
	长春花	长春花	Catharanthus roseus(L.)G. Don	马达加斯加 ^⑧	唐代	《杜工部集》
	茑萝松	茑萝松	Quamoclit pennata (Desr.) Boj.	美洲热带 ^⑧	明代	《花历百咏》

续表5

粉豆花	紫茉莉	Mirabilis jalapa L.	美洲热带 ^⑨	元代	《滇南本草》
万寿菊	万寿菊	Tagetes erecta L.	墨西哥 ^⑨	清代	《花镜》
美人蕉	美人蕉	Canna indica Curtis	印度 ^⑨	唐代	《红蕉》
千日红	千日红	Gomphrena globosa L.	美洲热带 ^⑨	清代	《花镜》
茉莉	茉莉	Jasminum sambac(L.)Sol.	印度 ^⑨	唐代	《南方草木状》
菩提树	菩提树	Ficus religiosa Forss.	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 ^⑨	梁	《酉阳杂俎》
芸	芸香	Ruta graveolens L.	地中海沿岸 ^⑨	汉代	《礼记·月令》
八角枫	八角金盘	Ftsia japonica(Thunb.) Dec - ne. et Planch.	日本 ^⑨	清代	《本草从新》

注:① Kislev M E, Nadel D, Carmi I. Epipalaeolithic (19,000 BP) cereal and fruit diet at Ohalo II, Sea of Galilee, Israel.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2(1-4).

② 早在史前时代,小麦已经在我国多处种植,目前考古发现较早的小麦遗存有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的炭化小麦,年代为5200B.P,山东的两城镇遗址、赵家庄遗址也发现了距今4600—4300年的小麦遗存。

③ Badr A, Sch R, El Rabey H, Effgen S, Ibrahim H, Pozzi C, Rohde W, Salamini F. On the origin and domestication history of barley (*Hordeum vulgare*).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000(17).

④ 大麦史前已传入我国,目前我国考古发现较早的大麦遗存有安徽禹墟遗址的大麦遗存,距今4350—4100年,位于甘肃的西城驿遗址也发现有大麦遗存,距今4100—3600年。

⑤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第360页。

⑥ 薏苡自史前传入后,在我国多地有分布,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人牙结石上发现有薏苡类淀粉粒残留,距今8000年,浙江嵊州距今9000年的小黄山遗址和杭州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的陶器内壁上也发现有薏苡类淀粉粒,距今7000年前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薏苡遗存,距今4500年的四川宝墩遗址发现薏苡属种子的苞片和炭化薏苡种子。

⑦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26页。

⑧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323页。

⑨ M. Hop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Spread and Use of Some Members of the Leguminosae Family. *Developments in Agricultural and Managed Forest Ecology*, 1986(16).

⑩ Wendorf F, Close AE, Schild R, Wasylkowa K, et al. Saharan exploitation of plants 8000 years BP. *Nature*, 1992(359).

⑪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9卷《豆科(一)》,第126页。

⑫ Varshney R K, Thudi M, Nayak S N, et al. Genetic dissection of drought tolerance in chickpea (*Cicer arietinum* L.). *Theor Appl Genet*, 2014(127).

⑬ 司各特·费迪克:《美洲的本土农业》,《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⑭ 王素:《豇豆的起源分类和遗传资源》,《中国蔬菜》1989年第6期。

⑮ Riehl S, Zeidi M, Conard N J.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in the foothills of the Zagros Mountains of Iran. *Science*, 2013(341).

⑯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58卷《豆科(三)》,第298页。

⑰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67(1)卷《茄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94页。

⑱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163页。

⑲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5(2)卷《苋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3页。

⑳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45页。

㉑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54页。

㉒ 唐进、汪发绩:《中国植物志》第14卷《百合科(一)》,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69页。

㉓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第686页。

㉔ 张德纯:《球茎甘蓝》,《中国蔬菜》2016年第3期。

㉕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28页。

㉖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55(2)卷《伞形科(二)》,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15页。

- ②7 Kallou G, Bergh B O: Genetic improvement of vegetable crops, Oxford: Paragon Press, 1993, pp.587-604.
- ②8 张德纯:《苦瓜》,《中国蔬菜》2008年第12期。
- ②9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338页。
- ③0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5(2)卷《莧科》,第46页。
- ③1 [英]德空多尔著:《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蔡希陶编译,胡先骕校订,商务印书馆,1950年,第141页。
- ③2 [英]德空多尔著:《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蔡希陶编译,胡先骕校订,第145-146页。
- ③3 McLeod M J, Guttman S I, Eshbaugh W H. Early evolution of chili peppers (*Capsicum*). *Economic Botany*, 1982(36).
- ③4 山东农业大学主编:《蔬菜栽培学各论》(北方本),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138页。
- ③5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62-63页。
- ③6 《饮食须知》为元人贾铭所作,但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南瓜为美洲传入作物,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传入我国,二者相互矛盾。李昕升指出,1492年之前,南瓜就已经传入我国的说法缺乏可靠资料证明,尤其缺乏考古资料。同时后人托名《饮食须知》擅自窜入内容的情况是存在的。加之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最早记载南瓜的地方志出现在嘉靖年间,因此,南瓜虽然在《饮食须知》中有记载,但应为明代传入我国。
- ③7 张祖庆:《甜菜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甜菜》1982年第1期。
- ③8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73(1)卷《葫芦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8页。
- ③9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50页。
- ④0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第689页。
- ④1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3(1)卷《桑科》,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
- ④2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3(1)卷《桑科》,第45页。
- ④3 陈杰忠:《果树栽培学各论》(南方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551页。
- ④4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53(1)卷《桃金娘科》,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3页。
- ④5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0(2)卷《番荔枝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1页。
- ④6 《新疆植物志》编写委员会编著:《新疆植物志》第2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79页。
- ④7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64页。
- ④8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48(2)卷《葡萄科》,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页。
- ④9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36页。
- ⑤0 李保印:《石榴》,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第3页。
- ⑤1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30页。
- ⑤2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13(1)卷《棕榈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8页。
- ⑤3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52(1)卷《西番莲科》,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 ⑤4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28页。
- ⑤5 Harry S, Paris. Origin and Emergence of the Sweet Dessert Watermelon, *Citrullus lanatus*. *Annals of Botany*, 2015(116).
- ⑤6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13(3)卷《凤梨科》,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 ⑤7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第361页。
- ⑤8 Vavilov N. I.: *Origin and Geography of Cultivated Pla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410-415.
- ⑤9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75卷《菊科(二)》,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58页。
- ⑥0 [英]德空多尔著:《农艺植物考源》,俞德浚,蔡希陶编译,胡先骕校订,第246页。
- ⑥1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74页。
- ⑥2 [苏]H·И·瓦维洛夫著:《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董玉深译,许运天校,第56页。
- ⑥3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55(1)卷《伞形科(一)》,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1页。
- ⑥4 Bolton J. L.: *Alfalfa botany,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London: Leonard Hill Ltd, 1962, pp.40-41.
- ⑥5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第582页。
- ⑥6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2卷《罂粟科》,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 ⑥7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63卷《夹竹桃科》,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81页。
- ⑥8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39卷《豆科(一)》,第18页。
- ⑥9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64(1)卷《旋花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98页。

- ⑩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5(2)卷《笕科》,第82页。
- ⑪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49(2)卷《锦葵科》,第87页。
- ⑫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348页。
- ⑬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第920页。
- ⑭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5页。
- ⑮ Mark A Chapman, John Hvala, Jason Strever, et al. Population genetic analysis of safflower(*Carthamus tinctorius*; Asteraceae) reveals a Near Eastern origin and five centers of diversity. *Am J Bot*, 2010(97).
- ⑯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3(1)卷《桑科》,第223页。
- ⑰ 大麻史前传入后,在我国利用历史悠久,距今5000年左右的甘肃林家遗址和河南大河村遗址都发现了大麻种子遗存,而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辽宁北票丰下和新疆孔雀河古墓都出土了距今4000年左右的大麻纤维。
- ⑱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43(1)卷《亚麻科》,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 ⑲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34页。
- ⑳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第676页。
- ㉑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75页。
- ㉒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73页。
- ㉓ 李昂,王元林:《素馨花的传入与种植地区的扩展》,《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
- ㉔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540页。
- ㉕ 何家庆著:《中国外来植物》,第201页。
- ㉖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第223页。
- ㉗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第857页。
- ㉘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64(1)卷《旋花科》,第112页。
- ㉙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6卷《紫茉莉科》,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 ㉚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75卷《菊科(二)》,第389页。
- ㉛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16(2)卷《美人蕉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57页。
- ㉜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25(2)卷《笕科》,第239页。
- ㉝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61卷《木犀科》,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18页。
- ㉞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上册),第526页。
- ㉟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第43(2)卷《芸香科》,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9页。
- ㊱ 林秦文编著:《中国栽培植物名录》(下册),第1036页。

由上表可见,吴其濬《图考》所载的91种域外传入的植物中,其原产地分布极为广泛,主要分布在美洲地区、印度、地中海沿岸、欧洲地区和以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为主的西亚地区。传入时间也跨越史前时期到清代,长达数千年。就其传入的具体时间段来看,先秦时期传入11种,两汉时期传入20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8种,隋唐五代时期传入13种,宋元时期传入7种,明清时期传入31种,1种传入时间不详。据此可知,时间上,域外植物的传入高峰有三次,分别为两汉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和明清时期。空间上,就其最初传入的地区来看,西汉时期,域外传入的栽培植物多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故最初传入我国中西部地区。隋唐五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同拓展,使得该时期西北地区在传入域外植物的主导地位已经削弱,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域外植物传入的重点地区。而至明清时期,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以及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东南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域外植物传入的主要地区。与两汉和隋唐五代时期不同,明清时期,出现了部分域外植物如阳芋、晚香玉、葵花白菜、辣椒等由华北地区传入的现象,说明域外植物传入方位的逐渐多元化。这也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逐渐频繁,交通逐渐便利的具体体现。窥一斑而见全豹,由吴其濬记载的域外传入的植物可知,从西汉至明清,域外栽培植物的传入经历了西汉、隋唐五代、明清三大高峰期;始传地域,也经历了一个由我国中西部地区向东

南地区的位移变化。

三、91 种域外植物所见《图考》的特殊价值

《图考》作为我国古代植物学著作的集大成者,亦是我国近现代植物学研究的开端。在我国整个植物学研究发展脉络里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相比于以往历代植物本草类著作,《图考》不仅在记载植物数量上多于前代,内容上也一改前代本草学著作以药性功用为主的特点,变为以植物本身茎、叶、果等性状为主,其他方面亦多有超越。不凡之处,在《图考》对 91 种域外植物的记载中也有着显著体现。

(一)融汇各家,全面广博

“宦迹半天下”给予吴其濬的广阔研究视野,使得其所作《图考》有着本草及其他植物著作所没有的广度。这种广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广博的学识对前人及同时代的其他同类著作加以总括考辨;二是以丰富的见识对植物亚种的广泛收集。

苜蓿一物,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中国。陶弘景对苜蓿形容到:“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①北重南轻,是古人长期对苜蓿认识的精辟概括,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沿用此说,并补充说苜蓿开细黄花,此与《群芳谱》所载苜蓿开紫花相异^②。清人程瑶田以《群芳谱》所记为准,在《释草小记》中写道:“时珍黄州人,当亦求子于北方,而得木樨子以试种者。”^③即在程氏看来,李时珍对苜蓿“细黄花”的描述实则应为木樨,甚至《本草纲目》所绘的苜蓿图都为木樨,程氏有此判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李时珍为黄州人,受地域所限,使其对部分植物难以进行实地考察而描述失误。而吴其濬在《图考》中否定了程氏对李时珍的驳斥,他指出:“李说黄花者,亦自是南方一种野苜蓿,未必即水木犀耳,亦别图之。”^④吴其濬认为,南方确有一种野苜蓿为黄花,虽与西北苜蓿不同,但并非为木樨,程氏对李时珍的勘误应为误判。对于此类野苜蓿,吴其濬在《图考》中列出两类,均配以插图,并对程氏和李时珍的观点评论道:“皆各就所见为说”^⑤,即两者所说均不妥当。除此之外,吴其濬在《图考》“甘蓝”下写道:“蔓菁、萝卜二物也,医者或误一之。”^⑥蔓菁、萝卜为两种不同作物,古人多将其误认为一种,万历《新修南昌府志》中写道:“有萝卜,一名莱菔,一名蔓菁。”^⑦直接将萝卜与蔓菁认为一物,而蔓菁为芸薹属,萝卜则是萝卜属,经仔细识辨,吴其濬指出两者并非一物。

古人产生这些错误观念,很大原因是南北产物各异,如不明南北差异,则难以对某些植物产生正确认识。吴其濬生长于北方,而后“宦迹半天下”,长期在南方为官,处处留心,亲身观察体验,甚至对异地移种的植物加以对比探究,广采博取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加以认真细致地辨析研究,正是因为吴其濬这种不同常人的实际经历和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使得他对植物的认知有了超越他人的见地,因此能够发现一些植物著作中相互矛盾甚至错误的认识,并去伪存真,因此得出了超越他人的正确认知。

《图考》的广博,不仅体现在吴其濬对前人或同时期植物本草著作的正确考辨上,也体现在对同一作物的不同亚种的广泛收录。菠菜自唐代传入后,在我国快速普及,成为常见的蔬菜。对于菠菜性状的早

① [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第 700 页。

② [明]王象晋撰:《二如亭群芳谱》(第二册)《卉谱》,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337 页。

③ [清]程瑶田:《释草小记》,[清]阮元编:《皇清经解》第 146 册《释草小记》,齐鲁书社,2016 年,第 29b 页。

④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 71 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 72 页。

⑥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 92 页。

⑦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三《土产》。

期记载多为“直出一尖,旁出两尖,似鼓子花叶之状而长大”^①,由此可见《图考》之前的植物学著作对菠薐的记载多为刺粒菠菜。而吴其濬在《图考》中一方面延续了前人对刺粒菠菜的记载,同时也写道:“闻黑龙江菠薐厚劲如箭鏃”^②,此与刺粒菠菜叶较小而薄、戟形或箭形的特点显然不同。黑龙江地区的菠薐菜叶更为厚劲,此为圆粒菠菜的显著特点,因此《图考》菠薐一条实则记载了刺粒菠菜与圆粒菠菜两种菠菜。此外,《图考》对植物亚种的关注在西瓜一条中体现得也颇为明显。对于西瓜性状,《本草纲目》记载:“有围及径尺者,长至二尺者。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其瓢或白或红,红者味尤胜。其子或黄或红,或黑或白,白者味更劣。其味有甘、有淡、有酸,酸者为下。”^③相比而言,李时珍虽认识到西瓜有不同种类之别,但整体描述较为模糊笼统。吴其濬在《图考》西瓜条目下记载了包括瓜州西瓜、榆次三郝瓜、三白瓜、赣州信丰白瓢瓜、滇南武定州瓜等多个西瓜亚种,对这些亚种的描写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性味描述,对其社会价值亦有论述。如三郝瓜是皇家贡品,定州瓜有食用兼备的价值。吴其濬还在“安石榴”一条下列出红石榴、白石榴、玛瑙石榴多种;在“豇豆”一条下写道:“种有红、白、紫、赤、斑驳数色。”此包含有赤豆、白豇豆、紫红豇豆、赤小豆数种豇豆。此外,他对91种域外传入植物中的亚种记述还有多处,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对植物亚种的重视与较为全面的记述,亦是吴其濬独特经历赋予其的特有的优势,由此可见《图考》与其他植物著作相比的优长特点。

(二)以植物为依托,饱含人文与社会关怀

《图考》中多有“零娄农曰”,零娄是吴其濬的故乡河南固始县在春秋时期的古地名,“零娄农”则为吴其濬的别号,这与吴其濬热爱家乡及农耕、关注民生的操守密不可分。“零娄农曰”即为吴其濬在《图考》中所作的按语。与其他植物著作多关注植物本身性状的记述不同,吴其濬的“零娄农曰”包含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联想和思考。在91种域外传入植物的20余处“零娄农曰”中,体现了吴其濬以植物学研究为切入点,进而抒发其个人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也正是因大量的“零娄农曰”的出现,让《图考》一书超越了传统的植物学著作,使其本身在具有植物学价值的同时,也饱含了吴其濬在清末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时代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回应,具有以物言理、以物言志的内容,使《图考》成为一部融科学意义与社会关怀为一体的伟大作品,这在中国古代的植物学体系中可谓独树一帜。

这种特殊关怀首先表现在《图考》一书相较于其他植物著作更为重视植物的实用性。以胡麻为例,胡麻自西汉传入,由于中国本就有麻类作物,故自先秦以来,对胡麻名实的考证不绝于史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以很长的篇幅,总结了历史上各家对胡麻的名实考辨,从茎之方圆、棱角数量、性味特征等方面加以描述,此后各本草著作均基本沿袭了《本草纲目》对胡麻的记载,篇幅之长,考辨之细,颇显繁缛冗杂。而吴其濬在《图考》中论述胡麻,一改《本草纲目》的范式,对胡麻之名实简要带过,而在“零娄农曰”中评述道:“独其功用至广,充腹耐饥。饴饵得之则生香,腥膻得之则解秽;以为油则性寒去毒,而药物恃以为调;其枯美田畴,亦可救荒。”^④重点点明其在充饥、调味、药理、肥田方面的实用之功。对于玉蜀黍,前世本草记载多关注于玉蜀黍果实本身,以“可燎炒食之”概述其作用。而吴其濬在《图考》中除关注玉蜀黍果实本身外,明确指出:“玉蜀黍……瓢煮以饲豕,秆干以供炊,无弃物。”^⑤无论是果实还是果瓢,甚至玉蜀黍秆,均有实用价值。对于过往植物本草著作仅关注到药理作用的山槟榔,吴其濬写道:“山槟榔一名蒟子,琼州有之,叶可绩为布,亦可为席。”^⑥这些记载,极少见于《图考》之前的本草等著作,《图考》

① [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第697页。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97页。

③ [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第801页。

④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2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38页。

⑥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754页。

关注植物之益于民生实用的特点,不绝于书。

《图考》因其成书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思想之争正愈演愈烈,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身为清朝封疆大吏的吴其濬也在《图考》中加入了诸多的个人思考,这使得在某种程度上,《图考》已经不单单是一部普通的植物学著作,而是超越了植物学的领域范畴。吴其濬本身对时代的思考与回应令《图考》颇具哲理性,这在之前的植物本草著作中极为罕见。他在记载域外传入的91种植物中,蕴含着强烈的主张开放、引进外物的开明思想,并对从域外(或国外)引进植物品种持积极支持和欢迎态度。如在南瓜条,对禁止引进南瓜的偏见驳斥道:“瓜何至有禁,番物入中国多矣,有益于民则植之,毋亦白兔御史,求旁舍瓜不得而腾言乎?”^①这种对国外有益事物主张积极引进的鲜明态度确实令人赞佩。吴其濬还认识到生物迁移杂交的益处:“南北刚柔燥湿,民生其间者异宜,然数百年必迁移杂糅,而后有杰者出焉。”^②在吴其濬看来,植物的“迁移杂糅”,对于植物品种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易》之为书,八卦相错,然则东西南朔之气,必参伍错综,通变极数,而后大生、广生,无方、无体欤?”^③只有通过不断地迁徙移植,植物不断交流繁衍,才可以实现“大生、广生”。

同时,吴其濬也强调对外来植物要理性选择、扬长避短,为我所用。对于罂子粟,利用其药性,人们可以“驱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及丹石发动亦可,合竹沥作粥大佳。”^④是一种健脾开胃的良药。但因其含有令人成瘾的多种生物碱,是鸦片的主要原材料。鸦片伤国害民,对此,吴其濬写道:“近来阿芙蓉流毒天下,与断肠草无异。”^⑤描绘了近代鸦片流行的情况。同时,吴其濬也明确认识到鸦片的危害,其在《图考》中写道:“余疑鸦片膏中必杂以冶葛,故生吞者毒烈立毙,吸其烟则灼熏积于肺腑,毒发稍缓,如服硫黄然。”^⑥也正是如此,吴其濬对鸦片持零容忍的态度,在江西学政、湖南巡抚任上均采取禁烟行动。林则徐也曾给吴其濬写诗道:“苍生果自防泉毒,丹笔奚劳触豸冠。凭仗儒宗立风教,请纾筹策逮粗官。”^⑦与其共商禁烟大计。引进外来植物,不可以伤国害民为代价。在吴其濬看来,任何一种植物的存在,都要根据它们的特性加以充分合理的利用。其在《图考》中写道:“天生一物,必畀一物之用,用其材而不时,与知其材而不用,皆曰暴天物。”^⑧而其积极主张引进外物,则是期望可以纳为己用,以富国安民,并非盲目媚外而贱近,指出:“余悯世之尚远贱近者,不曰海舶之珍药,则曰贾胡之膏剂,试思农皇所尝,不闻逾海;青囊一卷,岂来流沙?彼四裔之仰给大黄、茶叶者,亦曰非此不能生活。不知文辂未播桂海,声教未烛冰天时,彼何以蕃其种族耶?呜呼!以跬步之居,而欲习梯航之俗,卫出公之好夷言,赵武灵之为胡服,其用夷变夏,抑用夏变夷,五百年后,当有知之者。”^⑨用夷变夏、亦用夏变夷是吴其濬主张引进外物的思想主张,而富国强民则是其主张引进外物的现实目的。这种对外来事物的主张颇显他开明和睿智,务实而不偏颇的中正态度。

吴其濬在《图考》记载的91种域外传入植物中所体现的开放包容、经世致用、富国安民的思想,均是过往植物本草著作中较为缺乏的。这使得《图考》不仅仅是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植物学专著,同时也是蕴含着一位早期睁眼看世界的进步学者和开明官员的时代新声之佳作。

①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133-134页。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132页。

③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132页。

④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664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664页。

⑥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99页。

⑦ 郑丽生校笺:《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

⑧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271页。

⑨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158页。

(三)图谱之精,技胜一筹

为本草及植物类著作配以图谱,始于唐代《新修本草》。《新修本草》有《药图》25卷,但至宋时已经失佚。宋代有《本草图经》一书,该书图谱以写实为特点,但过分注重写实导致部分图谱比例不够美观。宋时还有《证类本草》与《履巉岩本草》配有图谱,配图数量均不过千。有明一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原版金陵本有附图二卷,配图1109幅,本草著作配图首次过千。此外,明代还有《本草原始》《本草品汇精要》《救荒本草》《野菜博录》等植物本草类著作配有图谱。入清以来,陈淏子作《花镜》,配图187幅,多为花草图画。与历代植物本草类著作图谱相比,吴其濬《图考》一书配图数量最多,达1805幅,其中近1500幅为吴其濬本人写生得来,而其图谱之精,质量之高亦远超历代植物著作。现对《图考》所载91种域外传入植物的配图作以说明。

1.《图考》图谱精确度大为提升

《图考》之前,植物著作尤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为出彩。历代《本草纲目》版本众多,谢宗万在比较各版本《本草纲目》的738种植物版图的基础上指出,金陵本《本草纲目》是所有不同版本中最有价值的版本,金陵本附图虽然比较粗糙,由于它是第一手的学术资料,最能体现李时珍的意愿^①。《图考》中的91种域外传入植物见于《本草纲目》且有配图的共有52种。在这52种中,金陵本《本草纲目》有3种配图存在错误,而《图考》中的相关配图给予了纠正。

首先,就芫菁一物,金陵本《本草纲目》配图如下(图1),据《中国植物志》记载蔓菁叶应为:“基生叶大头羽裂或为复叶,长20~34厘米,顶裂片或小叶很大,边缘波状或浅裂。”^②而《本草纲目》所附蔓菁图其叶为平滑的全缘叶。对于蔓菁的根块,应为“块根肉质,球形、扁圆形或长圆形”^③,即形状平滑规则,这与《本草纲目》所绘的不平滑规则的蔓菁块根亦不相符。反观《图考》所绘芫菁(图2),叶片边缘浅裂明显,块根虽只绘有上半部分,但基本性状可以看出为平滑球形,已对《本草纲目》所附芫菁图的错误给予了纠正。



图1 金陵本《本草纲目》芫菁图^④



图2 《图考》芫菁图^⑤



图3 金陵本《本草纲目》苜蓿图^⑥

其次,就苜蓿一物,《本草纲目》附图(图3),图中可见茎上叶存在明显叶柄,且叶较大,而《中国植物志》载:“苜蓿……茎上部叶较小,分裂次数少,无叶柄,仅有叶鞘。”且“3~4回羽状全裂,末回裂片丝状,

① 谢宗万:《〈本草纲目〉图版考察》,《中医杂志》1984年第3期。

②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中国植物志》第33卷《十字花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③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中国植物志》第33卷《十字花科》,第21页。

④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上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74页。

⑥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上册),第127页。

长4-20毫米,宽不及0.5毫米。”^①即苧萝末回叶片极窄,这与《本草纲目》的苧萝图并不相符,而《图考》苧萝图(图4)则很好地更正了这些错误,准确地表现出苧萝的特征。

再如罌子粟一物,《中国植物志》载:“叶片卵形或长卵形,长7-25厘米,先端渐尖至钝,基部心形,边缘为不规则的波状锯齿。……下部叶具短柄,上部叶无柄。”^②《本草纲目》所绘罌子粟(图5)为全缘叶,且上下部叶片均无柄。《图考》所绘罌子粟(图6)叶片边缘为波状锯齿,更为符合罌子粟的特征。



图4 《图考》苧萝图^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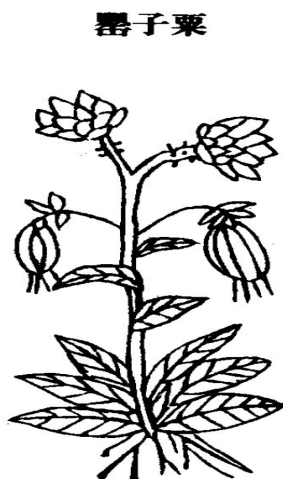


图5 金陵本《本草纲目》罌子粟图^④



图6 《图考》罌子粟图^⑤

在1885年合肥张绍棠所刻的《本草纲目》中,以上三种植物配图已经直接更换为《图考》的配图。此外,《本草纲目》记载且有配图的52种域外植物中,张本有25种植物配图直接改用了《图考》配图^⑥,数量几近一半。可见,准确性更高的《图考》图谱在当时便具备了较高的认可度。

2. 《图考》图谱绘画技巧超群

《图考》与之前的各植物本草类著作的图谱相比,除精确度更高以外,在画法技巧上也胜人一筹。以91种域外传入的植物配图为例,可以看出在图谱的章法布局上,吴其濬在《图考》中多用折枝式构图。所谓折枝式构图,指截取花卉中最精彩的一枝加以描绘,以一枝联想全株。折枝式构图最早起源于唐代画家边鸾,到宋代以后这种构图技法成为宋人小品最常见的构图,元人钱选也擅长折枝。吴其濬将折枝式构图的技艺在其《图考》图谱中运用得极为成熟,折枝式构图的一波三折式、三线相辅式、v字形式、对角线式、边角式、四周凌空式等技巧在这91种域外传入植物的配图中多有应用。尤其在果类作物的葡萄(图7)、安石榴(图8)等作物中均只绘制叶片及果实,最为简练完整地表现出作物的突出特征。也正是这一技巧,让人们可以通过吴其濬对“瓦瓜”的配图(图9)来辨认出其所绘便是“佛手瓜”,从而可知《图考》即为最早记载佛手瓜的文献。除利用折枝式构图外,吴其濬还大量使用留白,使得所绘图谱准确性与意境兼得。

在线条运用上,吴其濬在《图考》图谱中以白描双钩的技巧,使得图谱精密写实。在91种域外传入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中国植物志》第55(2)卷《伞形科(二)》,第215页。

②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中国植物志》第32卷《罌粟科、山柑科》,第5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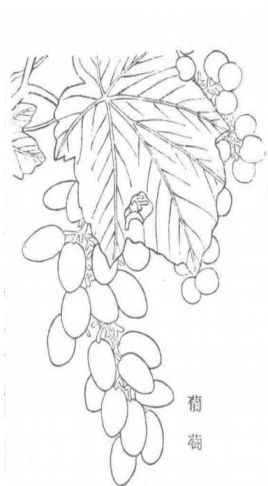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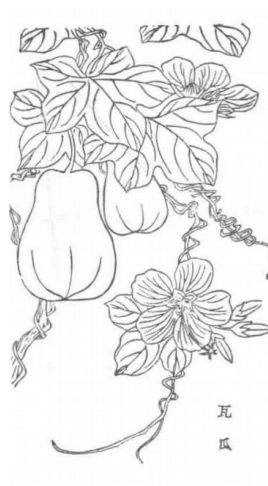
③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93页。

④ [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上册),第121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664页。

⑥ 此25种植物为:小麦、大麦、雀麦、苘麻、大麻、玉蜀黍、豌豆、扁豆、薏苡、蚕豆、蜀黍、蔓菁、苘蒿、菠薐、菰菜、穰香、苧萝、罗勒、苋、红花、落葵、楦梓、菴罗果、安石榴、罌子粟。

植物的配图中,此种技巧在枝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全缘叶、深波状、深裂、浅裂还是具裂片等,均可以形象准确地表现出来,这也是《图考》图谱准确性极高的保障。同时,《图考》图谱的线条运用上还强调以线状物,通过线条的粗细、急缓等,在画面中营造出灵活生动的氛围。如豌豆配图(图10),外部结构线条与花蕊内部线条的不同,使豌豆的茎、叶、花、果的形态生动形象地得以展示。

图7 《图考》葡萄图^①图8 《图考》安石榴图^②图9 《图考》瓦瓜图^③图10 《图考》豌豆图^④

吴其濬在《图考》的图谱中对章法布局和线条运用技巧的成熟把握,使得《图考》的图谱无论是其准确性还是精美度都超越了之前的植物本草著作,图文并茂的《图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植物书中的扛鼎之作。与明清时期相关的本草类及花谱类著作相比,其所具有的科学及艺术价值都是它们难以企及的。

四、《图考》所载域外传入植物记载的一些舛误

在交通不便、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吴其濬能够编撰出《图考》这一植物学巨著绝非易事。《图考》内容丰富翔实,但其中在域外传入植物的记载中,难免存在一些舛误。如谷类中山西胡麻,吴其濬在书中记载道:“胡麻,山西、云南种之为田,根圆如指,色黄褐,无纹,丛生,细茎,叶如初生独帚,发杈开花五瓣,不甚圆,有直纹,黑紫蕊一簇,结实如豆蔻子……本草以巨胜为胡麻,今名脂麻,而此草则通呼胡麻。”^⑤吴其濬认为山西胡麻亦为胡麻的一种,结合其在全书开篇对胡麻的描述,“胡麻即巨胜,《本经》上品。今脂麻也。”^⑥古代“芝麻”多写作“脂麻”,因此,在吴其濬看来,山西胡麻应和芝麻为同类作物。其实不然,山西胡麻“发杈开花五瓣”“结实如豆蔻子”“翠蓝色”,这些特征与芝麻均不相符,而是亚麻的特征。亚麻原产地中海地区,分油用亚麻和纤维用亚麻,其中油用亚麻在西汉时传入我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亚麻油的特征时写道:“其实亦可榨油点灯,气恶不堪食。”^⑦亚麻油因其本身

①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745页。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757页。

③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740页。

④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39页。

⑤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44页。

⑥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1页。

⑦ [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第617页。

较为腥气,往往被古人以“气恶”形容,贾铭《饮食须知》指出亚麻油:“气恶不可食。”^①但实际上亚麻油是可以食用的,吴其濬对山西胡麻榨油的特点描述为:“油曰大油,省南北以茹、以烛,其利甚溥,惟气稍腻。”^②食用、点灯、味道难闻的特点均被指出。所以,吴其濬《图考》中的山西胡麻实应为亚麻。

对隰草类的域外传入植物红花记载也有欠妥之处。《图考》对红花记载道:“红花,《汉书》作红蓝花,种以为业。《开宝本草》始著录,今为治血要药。《救荒本草》:叶可煤食。出西藏者为藏红花,即《本草纲目》番红花。”^③在红花条目下,吴其濬实际记载了两种植物,一种为红花又名红蓝花,一种为藏红花又名番红花。吴其濬将二者放在同一条目之下,认为二者同种,只是产地不一样。其实不然,红花为菊科红花属植物,番红花为鸢尾科番红花属植物,二者并无关联。吴其濬之所以产生此种误解,应受到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影响。《本草纲目》中对番红花记载道:“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④在李时珍看来,西番传入的番红花就是本土已经存在的红蓝花。但李时珍应该已经认识到了二者是有所不同的,故将红蓝花和番红花作为两个条目在《本草纲目》中进行论述,并就二者的药理作用进行了不同的描述。至于藏红花一名,始出现在清人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书中关于藏红花写道:“出西藏,形如菊,干之可治诸痞,试验之法:将一朵入滚水内,色如血,又入色亦然,可冲四次者真,《纲目》有番红,花又大蓟曰野红花,皆与此别。”^⑤根据这段文字记载,此处藏红花应为今日的番红花。赵学敏说到《本草纲目》中的番红花与他所记载的藏红花并非一物。这是因为,《本草纲目》将番红花看作彼地红蓝花,而赵学敏已明确认识到了藏红花与红蓝花的差异,故有此论。因此藏红花与红花实为两种植物,《图考》将二者合而为一放置于红花条目下是不妥的。

《图考》对西瓜描述道:“谓契丹破回纥,始得此种,疑即今之哈密瓜之类,入中国而形味变成此瓜。”^⑥哈密瓜为葫芦科黄瓜属的一种,而西瓜为葫芦科西瓜属,哈密瓜与西瓜本就为两种植物,因此吴其濬将西瓜与哈密瓜列为同类,入中国而形味变的说法是不合适的。此外,吴其濬将《农书》中阴瓜认作南瓜,将菴罗果认为是沙果梨。李昕升在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一文中说明阴瓜并非南瓜^⑦。至于菴罗果,叶静渊在《“菴罗果”辨》中论述到菴罗果实为杧果^⑧。

以上错误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当一种新的植物传入时,伴随着这种植物的引种传播,人们也在逐渐建立起对这个新物种的了解与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原本的不熟悉、不了解,很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认知并传播开来。吴其濬在书中描述这些植物时,难免会受到这些错误认知的影响而导致记述错误。二是《图考》涉及植物种类繁多,所论述的一千多种植物分布很广,论述时参考前人文献繁多,而要对其逐一进行辨别考释,势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作为清朝封疆大吏的吴其濬只能在业余时间凭借个人对植物学的兴趣进行有限度的考察研究,能取得如此成就已非常不易,对一些植物出现描述错误在所难免,但瑕不掩瑜,这并不能影响《图考》作为我国古代植物典籍集大成者的地位。

① [元]贾铭著,程绍恩校注:《饮食须知》,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②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44页。

③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上),第363页。

④ [明]李时珍编著,张守康校注:《本草纲目》,第421页。

⑤ [清]赵学敏著,闫冰等校注:《本草纲目拾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105页。

⑥ [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下),第727页。

⑦ 李昕升:《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27页。

⑧ 叶静渊:《“庵罗果”辨》,《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结 语

生活在清朝末年的吴其濬,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植物学家之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自身勇于探索实践的品格,使吴其濬的《图考》一书成为超凡脱俗的科技名著。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清朝政府的腐败落后,国内社会危机的不断尖锐,都引起了这位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的深刻思考。

中华民族是崇尚开放的民族,域外植物的传入与利用是中华民族崇尚开放的具体体现。吴其濬在《图考》中记载域外传入植物91种,尽其可能地记录了古代域外传入植物的种类。91种域外植物中,吴其濬明确认识到25种植物的域外传入身份。这91种域外植物原产自世界各地,传入时间横跨史前到清朝数千年,其中两汉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明清时期是域外植物传入的高峰期,《图考》记载的域外传入植物中有64种是在这三个时期传入的。这些域外植物的最初传入地区,伴随着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状况,经历了由中西部地区向东南地区位移的过程,最初传入方位也伴随着对外交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多元化。

《图考》中记载的91种域外植物,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图考》相比于前代植物学著作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在内容上,吴其濬“宦迹半天下”的经历使《图考》一书的内容极为广博,不仅纠正了前代关于一些植物的错误认知,对植物亚种的广泛记载也使其学术价值进一步提升。同时,因处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特殊时代,《图考》对91种域外植物的记载也反映出吴其濬的人文情怀和对时事的现实思考。这使得《图考》在作为一部植物科学著作的同时,也富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时代意义,这在以往的植物学著作中较为罕见。其次,吴其濬在《图考》的图谱中成熟运用了大量的绘画技巧,折枝式构图、白描双钩、留白以及以线状物等技巧的成熟运用,使得《图考》图谱相较于之前的其他植物学著作图谱,更具有不可比拟的科学和艺术价值。

吴其濬在对这91种域外传入植物的记载中,也难免存在一些描述内容上的舛误。其原因主要是受时代认识的局限,以及编撰《图考》对个人精力和学力极高要求的影响。吴其濬以一己之力,在繁忙的为政之余能编撰出这一集中国古代植物学之大成的巨著实属难能可贵,至今仍令人钦佩,这些不足可谓瑕不掩瑜。时至今日,《图考》在植物学、中医学及历史学等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图考》的价值,尤其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外来植物具体数量的研究上,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外来植物具体的数量并无定论。吴其濬的《图考》作为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全面的植物名录,其所记载的域外传入植物91种,基本可以涵盖中国古代主要的域外传入植物的种类,91种域外传入植物也为此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吴其濬热爱科学、尊重科学、主张开放包容、勇于探索求真的科学精神,仍然值得后人学习和弘扬。

(责任编辑:徐定懿)